

## 难忘的记忆

□刘湘涛

在我的日记本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1981年的《解放军报》，上面登载着一条消息：原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务部部长、老红军罗文志去世。这条消息之所以一直夹在我的日记本里，是因为我对老红军罗文志和他的革命伴侣刘国珍女士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1981年春的一天，我所负责的工程兵招待所高干楼住进了老红军罗文志和妻子刘国珍。他们是在战火里结下的伉俪。罗文志，安徽金寨人。金寨是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也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1931年，罗文志12岁就离开家乡投身革命。1933年，他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四次反围剿。后又跟着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他是从小就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 念奴娇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曹世友

铁流奔放，泣神鬼，惊现战争奇谱。战略转移，西北上，历遍千辛万苦。炮火连天，枪林盖地，魔鬼齐围堵。纵横驰骋，气吞万里如虎。赤水四渡穿梭，令敌军错乱，如临迷雾。泸定飞夺，缘铁索，试看英雄无数。追远慎终，应初心不忘，国魂重筑。新征程中，国人全力以赴。

### 做梦都想当一回红军

□李季

好多年了，做梦  
都想当一回红军  
走在穿草鞋的队伍里  
爬雪山，过草地  
看六盘山上高峰  
看红旗漫卷西风  
用小米锻打筋骨  
用步枪痛打敌人  
用信念把华夏的版图  
一块块染红  
两万五千里，每一个  
脚印里，都有花开  
每一朵花，都会成为火种  
那些雪夜迢迢  
救国救民的歌声  
一直飘荡，不肯散去

好多年了，我的目光  
一次次，从遵义  
看向赤水，看向金山江  
大渡河，懋功，腊子口  
最后停驻在延安  
不知不觉中攥紧拳头  
不知不觉中问自己一声  
血还热不热，心还红不红

在招待所里，虽说他是军职级别，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时爱招呼我们工作人员到他屋里聊天，和我们谈工作、谈学习、谈家乡的事。当他得知我是河南漯河人时，他说：“哎哟，那我们是半个老乡哟。你们漯河属河南南部，我们皖西和河南南部搭界呀。以后有啥事，我还要麻烦你呀。”平时，每当他家里买来水果，他都要我们工作人员去他屋里分享。有一次，他女儿买来苹果，当他得知没有给我们工作人员拿时，他把女儿批了一顿。剩下的几个他不舍得吃，亲自送到我们的值班室。

他生活节俭，看到浪费的现象就要说。一次，他看到我们公务班的剩饭桶里有好多米饭剩菜，就对我们说：“咋倒掉这么多剩饭呀？你们可知道，当年我们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别说米饭了，能吃上树叶都不错了。过草地时，一根旧皮带，放到锅里煮熟了，大家互相让着吃。为了战士们能够胜利走出草地，我们团长把自己的干粮拿出来分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却瞒着大家去找茅草根吃。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我们啥时候都不能丢掉呀！”一席话说得大家默默无言、连连点头。从那以后，我们的剩饭桶里很少有人倒剩饭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穿的白褂子不小心让墙上的钉子挂了个大口子。他看到后，马上招呼他老伴刘国珍说：“小刘的衣服挂烂了，你给他缝缝。”我不好意思地说：“算了，我不要了，我有两件。”罗文志说：“那怎么行呢！好好的衣服怎能不要呢？你看我的衣服，不也有补丁吗？”我一看，哎呀，他的上衣领子和裤子就有两处补丁。他老伴刘国珍很快找来针线，一针针把我的衣服给缝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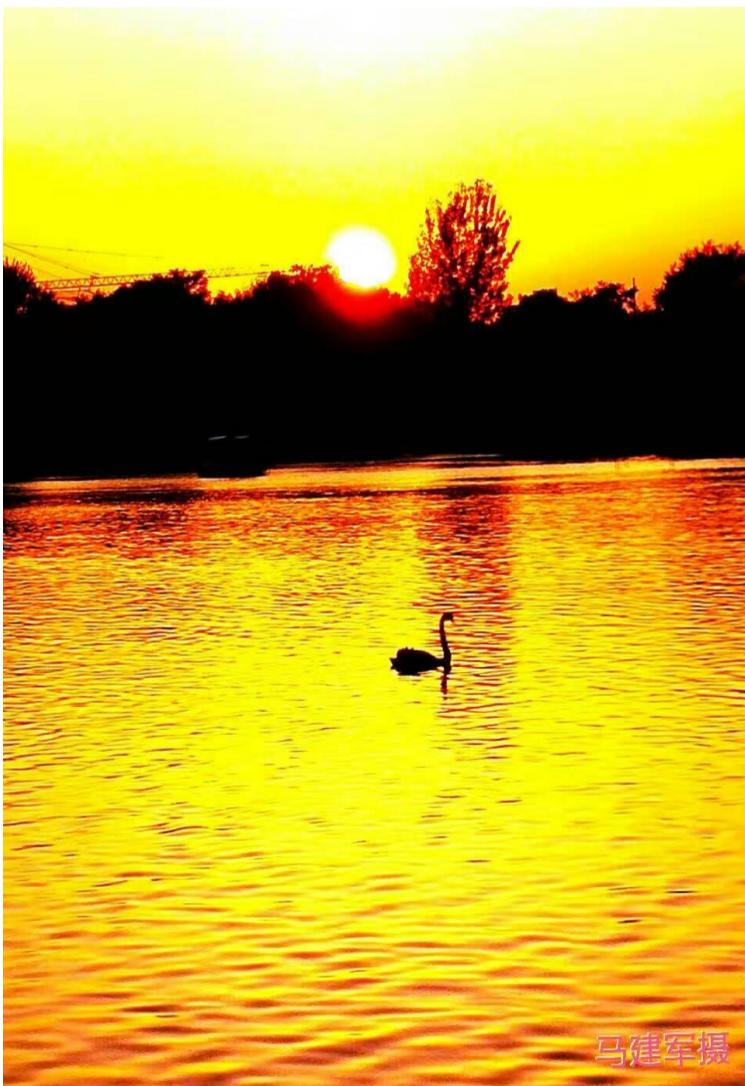
有一天上午，罗文志把他的书报都送

到我手里说：“我今天要住院去了，我看你爱学习，这些对你有用。我那里还有一部分，等我出院了，我全都给你留下。”我点点头说：“好，谢谢老首长。”双手接过罗文志送给我的书报，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两眼湿润，发自内心的祝愿他早点出院回来。可是，我始料不及的是，这竟是一次诀别。不久，老红军罗文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消息传到招待所，回想起罗文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情景，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个不幸的坏消息。

罗文志的追悼会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照有关规定，凡是老红军的追悼会，总部各部门都要派代表参加。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里，站满了前来悼念老红军罗文志的干部战士。这些人当中，有开国将军，也有年轻战士，其中还有原中央军委顾问，当年跟着毛委员上井冈山的开国上将陈士榘，也来为他的老战友做最后的送行。

不几天，刘国珍一家要离开北京去西安了，我特地到北京站为老人家送别。在站台上，我看到刘国珍抱着丈夫的骨灰，慢慢地朝着列车车厢走去。此情此景，我百感交集，心情沉重地向刘国珍道别，向着渐渐开动的列车行注目礼。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现在的生活和几十年前相比好多了，但是，老首长给我们讲述的当年红军长征中的艰苦故事，我却永远没有忘记。每当我看到那些白花花的米饭被人倒掉的时候，我就想起罗文志给我们讲的长征时红军过草地的艰苦故事；每当我看到那些好好的衣服被人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就心疼，就想起刘国珍帮我缝衣服的动人情景。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巍巍丰碑，无论我们的生活怎样千变万化，长征精神、中国工农红军的艰苦历程，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澧河夕照

马建军 摄

诗歌·滋味人生

## 秋月

□张喜梅

我用一生酿造的悲欢  
随银盘般的月亮  
独斟于今晚  
你接引我  
像天空接引鸟群  
星星接引炊烟  
落花寂寂，流水潺潺  
轻舟已过万重山

随笔·自然物语

## 落叶

□李群涛

三秋禁烧已经坚持月余，大部分田地进行了翻耕，地里的机械和农夫寥寥可数。一阵秋风掠过，卷起漫天尘土，我用袖子捂住鼻子，皱起眉头，看看天。天气预报近期有降雨过程，但这天气却没有一丁点下雨的征兆。

由于上级还没有下达禁烧结束的通知，我们只好继续在地头坚守。放眼望去，满目萧瑟，三五个穿着迷彩服佩戴袖标的人，在空旷的田野里异常扎眼，偶尔路人走过，用异样的眼光审视着这支队伍，似乎在审视着天外来客。

地头有一棵树，那是乡下最常见的杨树，这棵杨树也许是在田地生长的原因，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却又能自由生长，贪婪呼吸，所以异常粗壮。它枝杈杂乱，树皮粗糙而崩裂，部分树根凸出地面，犹如老人凸现的经脉，诉说着久远的故事。树根周围，散落了一地的树叶，有黄色的、褐色的、黑色的，紧紧簇拥着这棵大树。

又一阵秋风吹过，一片树叶旋转着落到脚下。我捡起那片发黄的落叶，凝视着黄金一样的叶片，清晰的脉络泛着丝丝殷红，犹如流淌着的血液。叶柄处有清晰的断痕，断痕处渗出晶莹剔透的无色液体。我的心突然被刺了一下，疼得有些痉挛。叶柄处的液体分明是无奈的泪水。落叶的忧伤瞬间在我的心里弥漫，这种情绪顺着血液流遍全身，浑身一阵发冷。

落叶的生命是短暂的，它经历了春的温暖、夏的炙热、秋的清爽，却在寒冬来临之际化为泥土。又一片落叶从枝头落下，它翻飞着、飘舞着，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带着对枝头的无限眷恋，依依不舍，艰难别离枝头。三个季节的陪伴足以装扮整个大地，200多天的厮守足以渲染整个天空，即使这样，依然无法驻守枝头享受完整的四季。落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更没有力量延续自己生命，又不能更改季节的变幻，就连飘落的过程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轨迹。

泪水模糊了双眼。自己不就是一片落叶吗？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我在乡镇度过的20多年岁月无疑是短暂的，但就是在这短暂的岁月里，犹如这片落叶，暖了春、绿了夏、靓了秋！“哈哈……”爽快的笑声穿透我忧郁的遐想。远处，几位同事在闲暇之余嬉戏，绿色的迷彩服犹如摇曳的绿叶，给萧瑟的旷野增添了无尽生机。

我回望树根处堆积的落叶，那一簇簇落叶，更像是一片花瓣，即使没有了青春，也绝不失去生命的光彩。谁说落叶的人生是残缺的？落叶的生命是无止的，它的飘落是为了一种完美人生的坚守！春与枝头坚守，夏天与大树坚守，秋与树根坚守，冬与大地坚守，这种坚守源自一种信仰，这信仰就是对大树无限眷恋，对大地深沉挚爱！